

白話
譯解
國語

葉玉麟譯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624772/4410/1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出版

白話國語

譯白者 葉玉麟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序

國語一書，自選入古文析義、古文觀止等書外，世祇讀其數篇，罕見全書，轉不若戰國策率有全讀者。國語注，自鄭衆解詁以下，諸書並亡，存於今者，惟吳韋昭爲最古。黃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如朱子注論語，無所取材，毛奇齡詆其訓材爲裁，不見經傳，改從鄭康成桴材之說，而不知鄭語中有計億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計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訓，以毛氏之博洽，雄視一世，而猶有此失，倘鵠冠子所謂至博不給者，非歟？韋昭字宏嗣，雲陽人，官至中書僕射，三國志作韋曜，裴松之注謂爲司馬昭諱也。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或謂左邱明撰，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中有與左傳未符者，一詳一略之故也。如倉葛不服晉篇，左傳止載五句，簡而該，國語至二百餘言，則詳而盡矣。漢書藝文志作二十一篇，雖載春秋後，然無春秋外傳之名，漢書律歷志始稱春秋外傳。王充論衡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詞，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然說者謂國語上包周穆王，下暨魯悼公，與

春秋時代首尾不相應，其事亦與春秋殊爲不類，附之於經，於義未允，故四庫全書歸之雜史類焉。也是翁曰：「參閱明道本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則是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又云：「左右免冑而下，天聖本下有拜字，今本皆脫去。」太忙案：古文觀止等編，俱作周之后稷解，殊誤得錢氏之說，可資訂正。展禽論祀爰居篇內所引，多出祭法，此殆後儒采輯其言，以入禮記，亦如敬姜論勞逸篇，劉中壘采入列女傳耳。戴剡源先生讀國語曰：「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爲之也。」則太史公史記亦自國語得來，是書顧可不讀哉？夫古列國之語，後儒尊之爲經，爲史，爲古文，異夫今所稱國語者，吾願人亦多研此國語，而一觀列國之政蹟也可！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上澣南匯朱太忙撰序

白話
譯解
國語目次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一
恭王游於涇上·····	五
厲王虐國人謗王·····	五
厲王說榮夷公·····	七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九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一〇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	一二
王至自鄭·····	一六
溫之會·····	一八
秦師過周北門·····	一九

柯陵之會·····	二〇
-----------	----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	二三
----------------	----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長弘欲城周·····	三一
--------------------	----

魯語

魯饑·····	三四
---------	----

齊孝公來伐·····	三六
------------	----

莒太子僕弑紀公·····	三八
--------------	----

季文子相宣成·····	三九
-------------	----

季桓子穿井·····	四〇
------------	----

李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	四一
------------------	----

仲尼在陳·····	四二
-----------	----

齊聞丘來盟……………四三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四四

桓公欲從事於諸侯……………五三

狄人攻邢……………五四

晉語

武公伐翼……………五七

獻公伐驪戎……………五八

優施教驪姬半夜而泣……………六〇

獻公……………六三

虢公夢在廟……………六九

惠公即位……………七一

秦師侵晉……………七二

文公在狄……………七九

齊侯妻晉公子……………八〇

齊姜謀遣公子行……………八三

曹共公不禮晉公子……………八四

寺人勃鞮……………八六

豎頭須……………八八

文公伐原……………八九

楚成王伐宋……………九〇

文公伐鄭……………九二

文公學讀書……………九四

文公論治國……………九四

臼季使舍於冀野……………九四

靈公虐……………九五

趙文子冠……………九六

反自鄢……………九九

無終子嘉父……………一〇〇

悼公使張老爲卿……………一〇一

叔魚生……………一〇一

平公射鵪不死……………一〇二

叔向見韓宣子……………一〇三

范獻子聘於魯……………一〇四

董叔將娶於范氏……………一〇五

智宣子將以瑤爲後……………一〇六

智襄子爲室美……………一〇七

鄭語

桓公爲司徒……………一〇七

周宣王時童謠……………一二二

楚語

屈到嗜芰……………一二六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一二七

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一二八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一二九

吳語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一二二

越語

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越……………一二五

白話
解國語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

祭公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

凡禱邪茅昨祭周公之胤矣

先王耀德不觀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尙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時務農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

觀則玩，玩則無震。

玩讀也震懼也

是故周文公之頌曰：『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載則也干櫜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櫜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

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

允王保之。

允信也信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

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

求大也大其財求不降墜也

而利其器用。

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

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也鄉方也

以文修之。

文禮法也

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滋益也

昔我先王世后稷。

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也

以服事虞夏。

謂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啓也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

棄廢也衰謂啓子太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不窋失官也

不窋放，適謂之王商頤亦以契爲玄王也。

官也不窋之子也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適謂之王商頤亦以契爲玄王也

而自竄于戎狄之間。

竄匿也窋封棄於部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邪邪西接戎北近狄也

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

地遠者罪輕。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

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實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吾聞夫

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率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稷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

「聚猶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稷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發信故荒服者不至。

服者不至

周穆王將去征討犬戎國，臣子祭公謀父，諫止他道：『不可，古來聖王只重修德，不在用兵；因為兵是聚起

多數人民，到不田作時，才可一動。所以動則有威。如其好動兵，成就太褻，贖了人也不怕。文王詩頌上說：『收

拾起干戈，藏好了弓箭。我只要修德，可以唱太平歌，真相信武王能保民也。』古來明君，一心修德，使人人性

情忠厚，多開利源，使人不窮困，然後趁閒暇，講究兵事，訓練兵士以利害，指導他方向，仍重在講禮，約束大眾。

使人人知道傾向有利益之方做去，避免危害，感德畏威，才能保守土地和王位。代代發展，如我先王后稷，世

世作稷官。輔佐舜帝，到夏啓時，後夏朝衰敗，不用稷官，到我先王不密時，此職遂廢。不密到西邊邠地，近戎狄

地方，不敢怠惰；時時自修繼續他先人功業，修明國家訓令和法典。早晚勤慎，用敦厚誠實心守之。用忠信之道事奉之。累代修德，不辱先人。武王時更加宣揚前人的輝光，加以慈愛和柔，所以事神同保民，莫不歡喜。紂王無道，大爲百姓仇怨，百姓忍不下，擁戴武王起兵，到牧野討紂。可見先王不是好武，是伐暴救民也。論先王制度，將京畿內外之土地，就距離遠近，分爲五等：在一千里內，如距京畿五百里者曰邦，內甸服，言其地在王田之內也；去京畿外五百里，名邦外侯服，言其近，每年可來候望也；相隔二千五百里的，名侯衛，言其同中國，名賓服，如來賓也；至三千五百里的，遠至九州界上，名夷蠻，爲要服，有要結之意，使之信從而已；至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的，則在九州外極遠處，名荒服，言其荒遠也。甸服最近，每日可來佐祭，侯服較遠，每月可來一次，供祭祀。若賓服更遠，只論年一來進貢。若荒服更加遠，只一生一世來一次而已。凡此每日祭祖考，每月祀高曾，四時享祧始祖，按年貢祭壇場，一生祇因嗣王登極和自己卽位來一次，此皆先王明訓也。如有不來佐日祭的，則示以意；有不來助月祭的，就下明令；有不來佐四時之享的，就修法典；有缺歲貢的，就示之尊卑名分；有不因嗣王登極和自己卽位來朝的，則惟有修德以懷之。如法定明白，仍有不遵的，才修刑伐去征討他。於是才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責不貢，告誡不來朝王的一切行動。於是才有刑罰的用，有攻討的兵，有出師的準備，有聲威的號令，有文言的告示，如其三令五申，依然不來。則惟有修德去感化，從不敢勞動萬民遠征，所以近者無不聽從，遠者無不帖服也。今自大畢伯士死後，犬戎國還來朝王，王必要去征伐他示威。豈非廢棄先王遺訓，而王自處於危亡乎！聽說犬戎能守舊德始終專一，恐怕他有準備了。『穆王不聽，竟帶兵去

征伐，只落得四條白狼四隻白鹿回來。從此一來，那荒服者永遠不來了！

■恭王游於涇上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

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戾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有三女奔之。

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

其母曰：「必致

之於王，

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

夫獸三爲羣，

自三以人三爲衆，

女三爲粲。

粲美貌也。

王田不取羣，

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公

行下衆，

公諸采也。下衆不敢譏衆也。禮國君下鄉位遇衆則式禮也。

王御不參一族。

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

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

歸女，而何德以堪之？

堪任也。

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

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不堪況爾小人之類乎。

小醜備物，終必亡。」

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

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恭王一日到涇上去游，密國之君康公陪伴。有同姓的三個女子，到他面前來要嫁他。康公的母親說：「你

消受不起，必定將來獻給恭王才好。譬如三隻獸以上成了羣，三個人以上成了衆，三個女子成了粲，粲美貌

之意。王者田獵不肯盡一羣，諸侯不敢怠慢衆人，王者娶婦女伺候，不敢專在一姓，粲爛光輝，乃極美之物也。

人以最美之物，歸之於你，你有何德堪以享受？我以為在王也不堪，況爾小醜乎！小人得福不是福，終久不妥

的。」康公不捨，一年後，恭王就將密國滅了。

■厲王虐國人謗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周厲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爲王

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謗，誹也。以告，則殺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言以目，不敢發

相見而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邵公曰：「是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爲川者，決之

使導；爲治也。爲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也。瞽賦，無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矇，有眸子而無目也。矇誦見曰矇，周禮謂矇誦之語也。

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以諫諸者。匠師度諫魯莊公丹楹刻桷也。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驥僕之屬也。盡規，盡其

規計以告王也。親戚補察，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耆艾修之，

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也。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

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者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濕曰沃。

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

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流，放也。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無道，國人咒罵。邵公告曰：「小百姓受不了這暴虐之政令了！」王聞言大怒，訪到一個衛巫，能知人心腹事，命他監察毀謗者。只要他一告，就捉人來殺。如此一來，人人害怕，不敢開口。街上行路之人，恨得瞪着眼睛。王高興以為得計，告訴邵公，說我能堵住人不敢毀謗了，現在誰還敢多嘴？邵公曰：「這是強勉遏住人口罷了！可知道堵住人的口，比塞住天河還凶。大川大河，塞淤不通，一朝衝破隄堰，大家遭殃。百姓的口也如此，所以善於疏通水道的，必開條出路，讓他流；善於治民的，聽其發言。故天子臨朝聽政，命公卿文武官到列士，人人獻詩；命瞎子獻鼓兒詞；命史官獻三皇五帝之書；命少師作箴刺諷王；命瞎子唱那公卿列士的詩。又有一種睜光瞎，念誦箴諫之詞，至工技藝之人，也要各人就他的手藝來諷諫王；民人則傳達話使上聞，近侍臣工，遇事規諫；王之親戚隨時為王補過察非。又有太師和史官掌陰陽天時者，用天時禮法等書，從旁教誨耆老，又修理那瞽史之教，使王知道。一個王者有許人勸導，使他斟酌行事，自然行事不錯。可知小民之口，如同地面上有山川樣，各色財用，皆出乎其中。又如平原和低濕地方，肥美方能產生衣食各物。口常宣言，好歹在其內，依着民情，行善事去惡事，原為使地方財用豐足也。百姓宣言，並非無因，總由心中不平才發話，才有毀謗這種行為。豈封住人的口，如其想用一人手，掩盡天下口。小心一旦衝決，就不可收拾了！」厲王昏瞶，不聽忠言。於是人人啞口無言，恨在心裏。三年後，大家把他驅逐出去，到那河東永安地方。

厲王說榮夷公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諡也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夷公好專利，

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而或專之，

其害多矣！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也所怒甚多，而

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也使神

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蒸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洪水稼穡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

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

矣。鮮寡也歸附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卿士既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彘之

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邵公之宮者避難奔邵公也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

及此難。」及至也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讎，讎音殺王子命國而怒乎？人得殺之也夫事君者，險而不讎，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

怨而不怒，况事王乎？怨心望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臧之亂公卿相與和

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厲王歡喜榮夷公芮良夫說：「王室從此低落了！榮夷公貪鄙專利，不知大禍。不知道利字是百物生出來的，是天地生成的。他想一人專之，恨之者多矣！世界上凡百生物，小民都需要的。他一人獨取，大眾怨惡，他還不知道防備大禍，還來教導王貪利，王能久安其位乎？所貴做人王者，是要疏通利源，分給上下敬神和養民的，要使神和人以及百物，無不得中和的供給，尚且小心謹慎，恐防招怨。周頌之詩說：『周公思念有文德者，只有后稷。』他能與天配享，能安立我衆民，無不對於爾等適得其中。大雅說：『布德施利，以成周道。』豈非能分布利益與人，尚恐來禍難乎？所由能成就周家的王道，直至於今，今王信榮夷公好專利，可乎？譬比一介匹夫好專利，還比爲大盜，身爲國王，作此事，誰還相信？如用榮公，周家必敗。」不久厲公竟命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來朝，百姓離心，把王驅逐到彘的地方。就是彘之亂，宣王恰在邵公家裏，國人圍住邵公，邵公說：「前此厲王無道，我曾諫止王，奈王不聽，所以鬧下這亂子。倘若今日任百姓殺了王子，王且疑心我記恨，而發怒於我。自古人臣事君，雖在危險中，也不敢生怨恨，心中雖不免失望，也不敢動怒。況事王之道，本不應怨怒乎？乃用他的兒子代，宣王死，後來宣王長大，卽扶他繼王位。」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教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王立戲。

以爲太子。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

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

不順必犯。

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命而不從也。

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

令不行即政不立也

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也

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

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墜。

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墜塞不行也

若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

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也

天子其圖

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

懿公戲也

而立伯御。

伯御括也

魯武公將其二子，一名括，一名戲者。見周王，王不立他大長子括，而立其少子戲。樊仲山父諫周王道：「不

可如此。凡事應當順次序，明長幼，若不順少長次序，將來必犯上作亂。如其來犯王命，那時必加罪於他。所以

王者發號施令，不可顛倒。如號令不行，政事皆廢，作事不順，人民離心叛上矣。夫卑下事尊上，年少事長老，此

乃順事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封其少，是教人逆行也。若魯國由此效法，諸侯因之仿照行事，將來王命必有行

不通之時。若是魯國不從而誅戲，豈非背叛王命乎？此事左右是不妥，天子要細思之！」周王不聽，竟將戲立

爲魯之太子。魯侯歸國不久就死了，後來魯人到底把少子戲殺了，另立其兄括。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郊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川竭也。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

大夫也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序次也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